

年轻时曾买过一套理发工具，双箭牌的，每月一剃，我成了儿子的私人理发师；还说等儿子长大些，自己作奉献，让他试着在我头上学艺，也粗略掌握点剃头本事。现在儿子也奔四了，勤俭家风却没能传承下去，儿子不但自己买了卡，竟然让孙子也跟着去“美容美发”了。

据说头发每天能长 0.3 毫米，人这一生理发次数多的可达上千次。理发店门口，那个红蓝白三色相间的花柱，一直在我们身边旋转着。我小时候理发店去得很少，大多是弄堂里剃头挑子到了，三五下除二即可解决。中学去黄渡学农时，同学们学着互相剃头，谈不上什么推剪修剪，技艺倒也慢慢熟练，这种自己动手的日子，一直延续了我的前半生。此后无论到哪个单位，都会凭着剃头技艺，很快找到了知音，接着再开始一段互理互剃的历程。

有一段时间，单位搬进新大楼，硬件好了强调软件，于是设立了理发室，免费服务。专业理发师毕竟不一样，况且是女理发师，于是互理互剃对自己不解自缩。当料后一任老总的思路是压缩编制，后勤承包，理发室关门大吉。扔了的理发工具也找不回来了，头发长了只得重新走向社会。我对自己的头发虽不讲究，但理得怎样，还是要朝镜子里看一眼的。我发现，发型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形象，就说男人吧，剪得太多，平顶短发，近似粗鲁莽汉；剃得少了，丝长鬓乱，如同油腻老汉，可以说是“动一发而牵全身”。理发店进了几次，一个师傅一个式样，不如意者常八九。

正为理发郁闷之际，一日在梅川公园旁的高架桥下面，发现几个摆摊理发的。走近一位老人，看他手艺娴熟，游刃有余，也试着系上白围单坐下。老人看了我一眼，手起发落，嚓嚓声响过，把一面塑料镜子伸到我眼前：头发剪得不短不长，轮廓清晰，层次分明；更难的是度身定制，贴合脸型，人顿时精神许多。老人七十多了，从一家颇有名气的理发店退休，每天下午都到这里来“消遣”，不问老幼，一律 5 元。此后我每月必定光顾，有时事多，直接开车过来理发，车停一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尚未成家，独自居于公租房内，中晚餐去附近某单位食堂搭伙。

打饭时，常遇见一位肌肤白嫩、长相甜美、身材高挑的姑娘，系该单位广播员。其漂亮程度，难以尽言，若以“白雪公主”形容她，委实恰如其分。我很快被她迷住，然自惭形秽，不敢正面瞧她，偶尔乘其没留神，才飞快地瞟她一眼——人毕竟向往美好啊，况且我正当青春年华！

好多次窗前排队，她立我身旁，我的鼻孔能闻到其体香。我胸口怦怦狂跳，血管热血沸腾。我想打招呼，每临近开口，又将要到嘴的话活生生吞了下去。一次，她手端饭菜，微笑着看我。忽然，一阵无端的紧张掠过我心头，我将背得滚瓜烂熟的甜言蜜语卡在嗓子眼。我呆立原地，脸泛红晕。她仅几秒扭身走掉。眼瞧她美丽背影，我跺脚不迭。

有一回，路遇她足踏高跟鞋袅袅迎面走来，目光似看我也像盯视前方。我想喊她，缺乏胆量；不打招呼，又怕失去机会。我眼光犹犹豫豫，脚步停停顿顿，直待她擦肩而过，未能吐出半句词来。

马姓姑娘，与她亲密。见到马时，我大方点头，随意交谈。某下午，她俩并肩

行走，我朝马姑娘颌首微笑。马问我去哪，我答“回家”。“白雪公主”驻足视我，我抑制住咚咚心跳，慌里慌张地加快速步伐离去。

翌日中餐，我与马同桌，旁无他人。我突然生向她吐露心扉，请其牵线搭桥的念头，然稍加考虑，甚觉不妥：若她对外

泄露秘密，多事之人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岂不有损我的形象？父亲有位长得水灵灵的女同事，男人却是个身材矮胖、相貌平平。旁人议论起这两口子，喻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虽非“癞蛤蟆”和“牛粪”，但对方确系“天鹅”与“鲜花”无疑。与其被人讥讽，莫如另行设法。

某晚，我梦见牵手“白雪公主”漫步河滩，卿卿我我，互诉爱慕相思。醒来竟为南柯一梦。我抬腕看表：凌晨四点半！我抑制不住冲动，下床摊开信纸，给她写信。我倾诉了对她好感，表达出与她交往的想法。写毕，反复推敲琢磨，觉无不妥之处后，方将其折叠整齐装入信封。上午，我提前半小时下班去邮局。站在邮筒前，我心口又怦怦乱跳：她收信后会不会感到突然呢？我找张长凳坐下，边吸烟边思想交锋：投

人坐木方凳上，惹得不明底细的路人很是好奇。

当时如果有微信，说不定老人也能成为“网红”。其时我虽力捧，单位里响应者寥寥。一些同仁对自己的头发很在意，很下一番苦功的。有的西装革履加领带，头上油光锃亮，一丝不苟；有的穿着朴素落拓，头上却摩斯香水，暗香浮动。在他们看来，噱头之噱，就在于头。相比之下，我是算辜负自己头发的，除了婚礼那天到理发店抹了一些油，吹了一阵电吹风外，以后再也未有侍弄过，早晨起来，匆匆梳两下，头发不顺，用毛巾蘸点水压压平。当然头势不一，只是小异，不妨碍我们的大同。我和“噱头”们多次结伴游玩，每天早上，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让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当窗拗头型，对镜喷摩斯。

头发总会变白，开始星星点点，然后蔓延开来，白发骤发，万事皆休。有个黑白定律：如果人老发乌，他基本还在职；如果一顶白发，大多是退休了，老去梨园犹黑发，如今的工作岗位就是梨园。白发欺人，能与之对抗的只有染发。不染有碍脸面，染了有碍身体，只有退休了，才能随心所欲，放浪形骸。我的“星星点点”来得比较早，在单位那个女理发师手里，就开启了我的“焗油”生涯，只不过是小小修小补，点到为止。好在我白发蔓延得缓慢，至今除两鬓和前额霜白外，其余基本毫发无损，因此我退休后的头等大事，便是坚决驱逐对苯二胺，捍卫头上主权。

现在我头发长了，也会走进美发店，那里有“总监”专为我这个“洗剪吹 VIP”服务。理发之前，先是服务生洗头，轻抓慢挠，按摩敲击；然后又是捶肩揉耳，又是茶水点心；最后才是熟悉的理发师登场，不用嘱咐，没有悬念，按既定的发型进行。嗡嗡嗡嗡的电动推剪声中，不觉坠入美梦，直到戴森电吹风强劲的风起，呼呼地吹拂去残留的碎发，睁眼看去，镜子里的我已是面容一新，精神焕发。

三十年前的传承落空了，尽管是时代使然，心里却总有点怅然。白发欺人今老矣，尊前羞见繁秋。自从用了儿子的卡，我再也没提过当年的剃头手艺。



黄龙初雪 (摄影) 潘修范

或不投？投了才有希望，即便不被接受，也省去当面对拒尴尬；但她若心生反感并将信件公开，那就惨啦——白纸黑字，岂不授人以柄？

担忧战胜勇气。我捏住口袋里的信，慢腾腾地低头回家。

机会很快丧失。某熟人娶到了她。这位长得比我帅、说话吞吞吐吐的小伙子，偶然认识了她。从此，他毫不犹豫地以“愚公移山”精神，向她不停地写信倾诉浓浓爱意。二十余封的倾情告白，赢得了美人青睐，两人不久缔结良缘。

而天天和她觐面，凭谈吐自如嘴巴或流畅文笔完全可能打动美人芳心的我，因缺乏自信加脸薄如纸，口不敢张、信害怕投，终与机缘擦肩而过。

近年来，随着老工业区域的改造和浦江沿江空间的贯通，上海市大力建设的以沿江健身步道为主的 120 公里市民健身步道体系基本建成。其中，经数年改造新近开放使用的杨浦滨江区域，又将是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这一为民工程极大地助推了市民不断高涨的健身热情，前往各条健身步道健身的市民人数大幅增长。

由于近年来上海市全年平均气温普遍升高，今年更是已近秋末日间气温仍然居高不下，市民健身时普遍穿着单薄衣裤甚至短衣短裤，外衣覆盖之下仍有不少裸露部分。然而，经常利用健身步道的市民朋友都有如下经历：虽然有关部门早已通过告知牌等方式明确告知市民禁止在健身步道上遛狗，但在健身步道上遛狗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金秋时节，秋风送爽，月色莹亮。多年前曾凭《勘玉钏》一剧获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常秋月再度来沪，献演《乌龙院》《游龙戏凤》《翠屏山·吵家》三出筱派戏。常秋月扮相甜美动人，嗓音婉转明亮，幼得筱翠花（于连泉）传人崔荣英的开蒙，后师从荀派表演艺术家孙毓敏，又获筱派表演艺术家陈永玲的亲授，于是一人兼得两派之技艺、风格与神韵，既能分而演之，又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常秋月此次来沪演出，正为纪念她的恩师之一陈永玲诞辰九十周年，其中以晓工表演的重头戏《翠屏山》，正是陈先生在晚年的言传身教，可谓正宗嫡传。

## 谈「筱」风生看秋月

张震

筱派艺术曾经绝迹舞台。余生也晚，虽爱京戏，看戏颇多，但之前一直无缘欣赏。此次看了常秋月的精彩演出，深感筱派后继有人。在三出戏中，常秋月以妩媚的扮相、细腻做工、甜润的唱腔、娇脆的念白，展示了筱派做、念、唱等多方面的表演技艺，其中尤以《翠屏山》最丰富和最精彩，加上蹀躞表演，扭扭捏捏、摆摆摇摇，既展示了人物的娇俏风流，又表现了人物的情绪心态，更传递了人物的思想情感。

筱派艺术讲求眉目传神。常秋月极为注重以眼神、眼神引带面部表情，引导整个身体，穷形尽相地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忧恐惊惧，无论是李凤姐的妩媚娇羞，阎惜娇的放荡狠毒还是潘巧云泼辣骄狂，都令观众击节赞佩。最为难得之处，即相近的美丽、相似的唱做，她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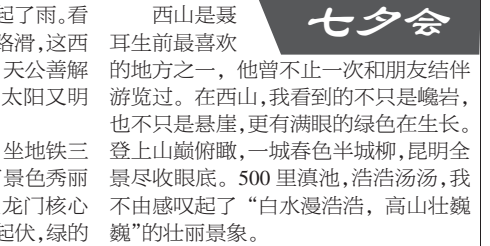


演出不同人物的差异甚至迥异的本质性内涵，或聪明伶俐，或妖冶骀荡，或热情奔放，或机灵活泼，或任性善变，或泼辣狠毒……令人对“技艺为人物、为剧情服务”这句至理名言，有了更深的认知。过去，我按书上记载了解筱派知识；如今，我看常秋月的表演领略筱派魅力，可谓理性感性兼得，十分欣慰。

当然，我并不是说常秋月的表演已赶上了陈永玲甚至筱翠花的演艺水平，而是说就当下的情况看，常秋月的筱派戏是正宗的、上乘的、受人欢迎的。同时想到，作为向恩师的致敬，作为对流派的传承，常秋月所展现的一切肯定是原汁原味，“拷贝不走样”的；但在同时，演员必然要以此为基，加以开拓——先是尝试以现代意

识对老戏人物作一定的审视和评判，并以创造性的技艺进行呈现；再是尝试推出新戏，以传统技艺及变化发展来演绎新的故事、塑造新的形象。这是京剧发展、繁荣的精神传统，历代大师莫不如此，历代名句莫不如此。这，也正是我对常秋月的期待。

就在常秋月的专场演出后不久，我观赏了西班牙现代舞剧《卡门》。在热烈的掌声和交口称赞中，我忽发奇想——若把李凤姐、阎惜娇、潘巧云三个角色的性格糅在一起，则可能近似于卡门，一个容貌美艳、性格泼辣又带几分邪恶与放荡的女子。常秋月若以筱派技艺演绎卡门，于她来说，难度应该不会太大；于观众来说，则是一件多么令人期待的事啊。



西山是聂耳生前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他曾不止一次和朋友结伴游览过。在西山，我看到的不仅是巍峨，也不只是悬崖，更有满眼的绿色在生长。登上山巅俯瞰，一城春色半城柳，昆明全景尽收眼底。500 里滇池，浩浩汤汤，我不由感叹起了“白水漫浩浩，高山壮巍巍”的壮丽景象。

聂耳墓地是登临西山的必经之地，下山后又去了那里。环顾四周，苍松翠柏，我向一棵云松走去。它是不是剧作家于伶 50 多年前种下的呢？

1959 年，上海筹划拍摄两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其中一部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音乐家传记影片《聂耳》。于伶是这部影片的剧本作者，他和聂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平（今北京）参加“左联”“剧联”运动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聂耳逝世 27 周年之际，于伶来到西山，他要去看看老友。听说，云松是云南的名树种之一，于伶去昆明植物园买了 5 棵，他要将它们亲手栽在聂耳墓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还不足一米高的 5 棵云松，如今已经长得很高了。

凝重的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烟云苍茫中，我在重温历史，耳畔响起的是《义勇军进行曲》，那是聂耳用生命的热诚为我们写下的。他只活了 24 年，可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长短，“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就像我面前的西山云松，越长越高，青翠长绿。

从西山回到酒店，暮色四合。渐渐，满城灯火。夜色中的昆明，越发绮丽，印象中的西山云松，也越发高大、挺拔了。

## 健身步道上不宜遛狗

殷骏

更有甚者，有些人不但违规遛狗，而且还还在健身步道上不牵狗绳遛狗，犬只咬伤市民事件也持续高发、多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市民在健身步道上跑步、健步走时迎面遭遇犬只，甚至是不牵狗绳的犬只，极易激怒犬只，从而造成犬只冲撞、撕咬健身市民的事件。

不仅是违规遛狗，在健身步道上悠然自得地骑行助动车、自行车的现象也较为突出。

此外，虽然健身步道大都配有一定人数的协管人员维持秩序，但大部分协管人员对于遛狗、骑车甚至违规骑行竟还鸣号驱赶前方健身



## 旅游

接回，安葬在西山华亭东坡。